

俠

義

傳

俠義傳卷二十四

一百十六回 計出萬全極其容易 算失一着事甚爲難
且說智化要將柳青帶入水寨柳青因問如何去法智化
便問柳青可會風鑑柳青道小弟風鑑不甚明白却會談
命智化道也可以使得柳兄就扮作談命的先生到了那
理不過奉承幾句只要混到他的生辰便完了事了柳青
依允智化又向陸魯二人道二位賢弟大魚可捕妥了陸
彬道早已齊備俱各養在那裡智化道很好明日就給他
送去只用大船一隻帶了漁戶去到那裡二位賢弟自然
是住下的却將船隻泊在幽僻之處到了臨期如此如此
又對丁二爺蔣四爺說道二位賢弟務于後日夜間要快

船二隻每船水手四名就在前次砍斷竹城之處專等千萬莫悞計議已定智化與柳青來至水寨見了鍾雄言柳青係算命先生學法甚好小弟因一人事繁難以記載故此帶了他來幫着小弟作個記室鍾雄見柳青人物軒昂意甚歡喜至次日陸彬魯英來至水寨送魚鍾雄迎至思齊堂深深謝了陸彬魯英又提寫信薦龍濟姚猛二人鍾雄笑道難得他二人身體一般雄壯一樣我已把他二人派了領班頭目陸彬道多蒙大王收錄也就謝了陸魯二人又與沙龍北俠南俠智化見了彼此歡悅就將他二人款留住下爲的明日好一同慶壽到了次日智爺早已辦的妥協各處結彩懸花點綴燈燭又有笙簫鼓樂雜劇聲

歌較比往年生辰不但熱鬧而且整齊所有頭目兵丁俱有賞賜並傳令今日槩不禁酒縱有飲醉者亦不犯禁因此人人踴躍個個歡欣無有不稱羨統轄之德的思齊堂上排開花筵擺設壽禮大家衣冠鮮明獨有展爺却是四品服色更覺出衆及至鍾雄來到見衆人如此不覺大樂道今日小弟賤辰敢承諸位兄弟如此的錯愛如此的費心我鍾雄何以克當說話間墻下奏起樂來就從沙龍讓起不肯受禮彼此一揖次及歐陽春也是如此再又次就是展熊飛務要行禮鍾雄道賢弟乃皇家棟樑相府的輔弼劣兄如何敢當還是從權行個常禮罷了說罷先奉下揖去展爺依舊從命連揖而已只見陸彬魯英二人上前

相讓鍾雄道二位賢弟是客劣兄更不敢當也是常禮彼此奉揖不迭此時智化諄諄要行禮鍾雄托住道若論你我弟兄劣兄原當受禮但賢弟代劣兄操勞已然費心竟把這禮免了罷智化只得行個半禮鍾雄連忙攙起忽見外面進來一人撲翻身跪下向上叩頭原來是鍾雄的妻弟姜鎧鍾雄急急攙起還揖不迭姜鎧又與衆人一一見了然後是武伯南武伯北與龍濤姚猛率領大小頭目等一起一起拜壽已畢復又安席入座樂聲頓止堂上觥籌交錯階前彩戲俱陳智爺吩咐放了賞錢早飯已畢也有靜坐閑談的也有料理事務的獨有小二耶姜鎧却到後面與姜夫人談了多時便回早寨去了到了午酒之時大

家俱要敬起壽星酒來從沙龍起每人三杯鍾雄難以推却只得杯到酒乾真是大將必有大量除了姜鎧不在座現時座中六人俱各敬畢然後團團圍住剛要坐下只見白面判官柳青從外面進來手持一卷紙劄道小可不知大王千秋華誕未能備禮倉促之間無物可敬方纔將諸事記載已畢特特寫得條幅對聯望乞大王笑納說罷高奉上鍾雄道先生初到如何叨擾厚賜連忙接過打開看時是七言的對聯乃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目風流寫的頗好滿口稱讚道先生真好書法也說罷奉了一揖柳青還要拜壽鍾雄斷斷不肯智化在旁道先生禮倒不消莫若敬酒三杯豈不大妙柳青道統轄吩咐極是但

只一件小可理應早間拜祝因事務冗繁須要記載早間是不得閑的而且條幅對聯俱未能寫就及至得暇寫出偏又不乾所以遲至此時未免太不恭敬若要敬酒必須加倍方見誠心小可意欲恭敬三斗未知大王肯垂鑒否鍾雄道適纔諸位兄弟俱已賜過飲的不少了先生賜一斗罷柳青道酒不喝單小可奉敬兩斗如何沙龍道這却合中就是如此罷歐陽春命取大斗來柳青斟酒雙手奉上鍾雄勻了三氣飲畢復又斟上鍾雄接過來也就飲了大家方纔入座彼此傳壺告乾七個人算計一個人鍾雄如何敵的住天未二鼓鍾雄已然酩酊大醉先前還可支持次後便坐不住了智化見此光景先與柳青送目柳青

會意去了此時展爺急將衣服頭巾脫下轉眼間出了思齊堂便不見了智化命龍濤姚猛兩個人將太保鍾雄攙至書房安歇兩個大漢一邊一個將鍾雄架起毫不費力攙至書房榻上此時雖有虞侯伴當也有飲酒過量的也有故意偷閑的柳青暗藏了藥物來至思齊堂一看見座中只有沙龍遇歐陽春連陸魯二人也不見了剛要問時只見智化從後邊而來看看了看左右無人便叫沙龍歐陽春道二位兄長少待千萬不可叫人過去卽拿起南俠的衣服服頭巾便同柳青來至書房叫龍濤姚猛把守門口就說統轄吩咐不准閑人出入柳青又給了每人兩丸藥塞住鼻孔然後進了書房二人也用藥塞住鼻孔柳青便點

起香來你道此香是何用法原來是香麵子却有一個小
小古銅造就的仙鶴將這香麵裝在仙鶴腹內從背後下
面有個火門上有螺螄轉的活蓋掙開點着將蓋蓋好俟
腹內香烟鎔足無處發洩只見一縷游絲從仙鶴口內噴
出人若聞見此烟香透腦髓散于四肢登時體軟如綿不
能動轉須到五鼓雞鳴之時方能漸漸甦醒所以叫做雞
鳴五鼓斷魂香彼時柳青點了此香正對鍾雄鼻孔酒後
之人呼吸之氣是粗的呼的一聲已然吸進連打兩個噴
嚏鍾雄的氣息便微弱了柳青連忙將鶴嘴捏住帶在身
邊立刻同智化將展昭衣服與鍾雄換了龍瀉背起姚猛
緊緊跟隨來至大廳智化柳青也就出來會同沙龍北俠

護送至宮門智化高聲說道展護衛醉了你等送至旱寨不可有誤沙龍道待我隨了他們去北俠道莫若大家走走也可以散酒說罷下了台階這些虞侯人等一來是黑暗之中不辨真假二來是大家也有些酒意三來白日看見展昭的服色他們如何知道飛叉太保竟被竊負而逃呢且說南俠原與智化定了計策特特的穿了護衛服色炫人眼目爲的是臨期人人皆知不能細查自脫了衣巾之後出了廳房早已踏看了地方按方向從房上躍出竟奔東南畸角正走之間猛聽得樹後悄聲道展兄這裡來魯英在此展爺問道陸賢弟呢魯二爺道已在船上等候展爺急急下了泊岸陸彬接住叫水手搖起船來却留魯

英在此等候眾人水手搖至砍斷竹地之處擊掌爲號外面應了只聽大竹咄咄咄全然挺起了二爺先問道事體如何陸爺道功已成了今先送展兄出去少時眾位也就到了外面的卽將展爺接出陸彬吩咐將船搖回剛到泊岸之處只見姚猛背了鍾雄前來自從書房到此皆是龍濤姚猛倒換背來歐陽春沙龍先跳在船上接下鍾雄然後柳青龍濤姚猛俱各上船魯英也要上船智化拉住道二弟咱們仍在此等魯英道眾弟兄俱在此還等何人智化道不是等人是等船回來你我同陸賢弟還是出水寨爲是魯英只得煞住脚步不多工夫船回來了魯二爺與智化跳到船上也不細問便招動令旗開了竹柵出了水

素寬奔陳起望而來及至到了莊門那兩隻船早已到了
三個人下船進莊早見沙龍等迎出來道方纔何不同
來呢務必繞了邊兒則甚智化道小弟若不出水寨少時
如何進水寨呢豈不自相矛盾麼丁二爺道智大哥還同
去做甚麼智化道二弟極聰明之人如何一時忘記神來
我等只顧將鍾太保誑來他們那裡如何不找呢別人罷
了現有鍾家嫂嫂兩個姪兒姪女難道他們不找麼若是
知道被咱們誑來這一驚駭不定要生出甚麼事來咱們
原爲收伏鍾太保若叫妻子兒女有了差池只怕他也就
難乎爲情了衆人深以爲然智化來到廳上見把鍾雄安
放在榻上却將展爺衣服脫下又換了一身簇新的漁家

服色智爺點頭見諸事已妥便對沙龍北俠道如到五更大哥甦醒之後全仗二位兄長極力的勸諫以大義開導保管他傾心佩服天已不早了小弟要急急回去又對衆人囑咐一番務必幫襯着說降了鍾雄要緊智爺轉身出莊陸彬送至船上智爺催着水手趕進水寨時已三鼓之半這一回去不甚緊要智爺險些兒性命難保你道爲何只因姜氏夫人帶領着兒女在後堂備了酒筵也是要與鍾雄慶壽及至天已二鼓不見大王回後便差武伯南到前廳看視得便請來武伯南領命來至大廳一看靜悄悄寂無人聲好容易找着虞侯等將他們喚醒問大王那裡去了這虞侯酒醉醺醺睡眼朦朧道不在廳上就在書房

難道還丟了不成武伯南也不答言急急來至書房但見大王的衣冠在那裡却不見人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拿了衣冠來至後堂稟報姜夫人聽了驚的目瞪口呆這亞男鍾麟聽說父親不見了登時哭起來了姜夫人定了定神又叫武伯南到宮門問問眾位爺們出來不曾武伯南到了宮門方知展護衛醉了俱各送入早寨武伯南立刻派人到早寨迎接轉身進內回稟姜夫人心中稍安遲不多時只見上早寨的回來說道不但眾位爺們不見連展爺也未到早寨現時姜舅爺已帶領兵丁各處搜查去了姜夫人已然明白了八九暗道南俠他乃皇家四品官員如何肯歸服大王如此看來不但南俠大約北俠等都也

故意前來安心設計要捉拿我夫主的我丈夫既被拿去豈不絕了鍾門之後思忖至此不由的膽戰心驚正在害怕忽見姜鎧趕來說道不好了兄弟方纔到東南角上見竹城砍斷大約姐夫被他等拿獲從此逃走的這便如何是好誰知姜鎧是一勇之夫毫無一點兒主意姜夫人聽了正合自己心思想了想再無別策只好先將兒女打發他們逃走了然後自己再等個自盡罷就叫姜鎧把守宮門立刻將武伯南武伯北弟兄喚來道你等乃大王親信之人如今大王遭此大變我也無可託付惟有這雙兒女交給你二人趁早逃生去罷亞男鍾麟聽了放聲大哭道孩兒捨不得娘親吓莫若死在一處罷姜夫人狠着心道

你們不要如此事已急緊快些去罷若到天亮官兵到來圍困想逃生也不能了武伯南急叫武伯北備一匹馬姜夫人問道你們從何處逃走武伯南道前面走着路遠費事莫若從後寨門逃去不過荒僻些兒姜夫人道事已如此說不得了快去快去武伯南即將亞男攙扶上馬叫武伯北保護自己背了鍾麟奔至後寨門開了封鎖主僕四人竟奔山後逃生去了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十七回 智公子負傷追兒女 武伯南逃難遇豺狼

且說姜鎧把守官門他派人到接官廳上打聽有何人出去不多時回來說道就只二鼓之半智統轄送出陸魯二人去未回姜鎧心內思忖道當初投誠時原是歐陽春智

化一同來的爲何他們做此勾當他也在其內呢事有可疑正在思忖忽有人報道智統轄回來了姜鎧聽了不分好歹手提三截棍迎了上來智化剛上台階不容分說嘩啦啦的一聲他就是一棍智爺連忙將身閃開剛剛躲過尚未立穩姜鎧的棍稍落地也不抽回順勢橫着一掃智化騰開右腳這左腳略慢了些已被棍上的短棒撩了一下這一棍錯過智爺伶便幾幾乎喪了性命智化連聲嚷道姜賢弟不要動手我是報緊急軍情的姜鎧聽了軍情二字方將三截棍收住道報何軍情快說智化道此事機密須要面見夫人方好說得姜鎧聽說要見夫人這必是大王有了下落他這纔把棍放下過來拉着智化道可是大

王有了信息了麼智化道正是爲何賢弟見面就是一棍
幸虧是我若是別人豈不登時斃於棍下姜鎧道我只道
大哥也是他門一黨不料是個好人恕小弟鹵莽莫怪莫
怪可打着那裡了智化道無妨幸喜不重快見夫人要緊
二人開了宮門來至後面姜鎧先進去通報姜夫人正在
思念兒女落淚自己橫了心要懸梁自盡聽說智化求見
必是文夫有了信息連忙請進以叔嫂之禮相見智化到
了此時不肯隱瞞便將始末原由虛實說出原爲大哥是
個豪傑惟恐一身淹埋污了英名因此特特定計救大哥
脫離了苦海全是一番好意並無陷害之心儻有欺侮負
了結拜天地不容請嫂嫂放心姜夫人道請問叔叔此時

我丈夫現在何處智化道現在陳起望所有衆相好全在那裡務要大哥早回頭方不負我等一番苦心姜夫人聽了如夢方醒却又後起悔來不該力發兒女起身便對智化道叔叔是嫂嫂一時不明已將你姪兒姪女交付武伯南武伯北帶往逃生去了智化聽了急的跌足道這可怎麼好這全是我智化失於檢點我若早給嫂嫂送信如何會有這些事請問嫂嫂可知武家兄弟領姪兒姪女往何方去了呢姜夫人道他們是出後寨門由後山去的智化道既如此待我將他等追趕回來便對姜鐵道賢弟送我出寨站起身來一腐一鼎別了姜氏一直到了後寨門又囑咐姜鐵好好照看嫂嫂好智化真是爲朋友盡心不

辭勞苦出了後寨門竟奔後山而來走了五六里之遙並
不見個人影只急的抓耳撓腮猛聽的有小孩子說話道
伯南哥你我往那裡去呢又聽有人答道公子不要着急
害怕這溝是通著水路的待我歇息歇息再走智化聽的
真切順著聲音找去原來是個山溝音出於下連忙問道
下面可是公子鍾麟麼只聽有人應道正是上面却是何
人智化應道我是智化特來尋我你等爲何落在山溝之
內鍾麟道上面可是智叔父麼快些救我姐姐去要緊智
化道你姐姐往何處去了又聽應道小人武伯南背著公
子武伯北保護小姐不想伯北陡起不良之心欲害公子
小姐我痛加譴責不料正走之間他說溝內有人說話仿

佛大王聲音是我探身覷視他却將我主僕推落溝中驅
着馬往西去了智化問道你主僕可曾跌傷沒有武伯南
道幸虧蒼天憐念這溝中腐草敗葉極厚棉軟非常我主
僕毫無損傷鍾麟又說道智叔父不必多問了快些營救
我姐姐去罷智爺此時把脚疼付於度外急急向西而去
又走三五里迎頭遇見二人採藥的從那邊憤恨而來智
化向前執手問道二位因何不平採藥的人道實實可惡
方纔見那邊有一人將馬拴在樹上却用鞭子狠狠的打
那女子是我二人勸阻他不但不依反要拔刀殺那女子
天下竟有這樣狠毒人豈有此理智化連忙問道現在那
裡待我前去採藥的人聽了甚喜道我二人情願導引相

雖不遠快走快走智化手無利又陷路揀了幾塊石頭拿
着只聽採藥人道那邊不是麼智化用力留神却見武
伯北手內執刀在那裡威嚇亞男不由的殺人心陡起趕
行幾步來的切近將手一揚噯了一聲武伯北剛要扭頭
拍的一聲這塊石頭不歪不偏正打在臉上武伯北噯噯
一聲往後便倒智化趕上一步奪過刀來連搥了幾下採
藥人在傍看見是個便宜二人抽出藥鋤就幫着一陣好
剗可憐武伯北天良泯滅竟遭報應搥了幾刀不奇最是
藥鋤創的新鮮智化連忙扶起亞男叫道姪女兒甦甦甦
醒半晌亞男方哭了出來智爺這纔放心了便問伯北毒
打爲何亞男道他要叫我亂他爲父親前去進獻襄陽王

姪女一聞此言剛要噴責他便打起來了除了頭臉已無完膚姪女扮着一死再也不應便拔刀要殺不想叔父趕到救了性命姪女好不苦也說罷又哭智化勸慰多時便問姪女道可以乘馬不能呢亞男說道請問叔父往那裡去智化道往陳起望去卽便將大家爲諫勸你父親今日此舉皆是計策的話說了亞男聽見爹爹有了下落便道姪女方纔將死付於度外何況身子疼痛沒甚要緊而且又得了爹爹信息此時頗可扎掙騎馬採藥人聽了在旁讚歎不巳智化將亞男慢慢抽在馬上便問採藥二人道你二人意欲何往採藥人道我等雖則採藥爲主如今見這姑娘受這苦楚心實不忍情願幫着爺上送至陳

起望心裡方覺安貼智爺點頭暗道山野之處竟有這樣
好人連忙說道有勞二位了但不知從何方而去採藥人
道這山中僻徑我們却是曉得的爺上放心有我二人呢
智爺牽住馬拉著囑環慢慢步履跟著採藥人彎彎曲曲
下下高高走了多少路程方到陳起望智爺將亞男抱下
馬來取出兩錠銀來謝了採藥人兩個感謝不盡歡歡喜
喜而去智爺來至莊中暗暗叫莊丁請出陸彬孺將亞男
帶至後面與魯氏鳳仙秋葵相見俟我著鍾麟時再叫他
姊弟與鍾太保相會慢慢再表且說武伯南在溝內歇息
了歇息背上公子順溝行去好容易出了山溝已然力盡
筋出耐過了小溪橋見有一隻小船上有二人捕魚一輪

明月照微光華連忙呼喚要到神樹崗船家擺過舟來船家一眼看見鍾麟好生歡喜也不計較船資便叫他主僕上船偏偏鍾麟覺得腹中饑餓要吃點心船家便拿出個乾饅首鍾麟接過啃了半天方咬下一塊來不吃是餓吃罷咬不動眼淚汪汪在園圍吞的呷了一口噎的半晌還不過氣來武伯南在旁觀瞧好生難受却又沒法只見鍾麟將饅首一擲嘴兒一咧武伯南只當也要哭連忙站起剛要趕過來冷不防的被船家用篙一撥武伯南站立不穩撲通一聲落下水去船家急急將篙撐開奔到停泊之處一人抱起鍾麟一人前去扣門只見裡面出來了個婦人將他二人接進仍把雙扇緊閉你道此家是誰原來船上

二人一人姓懷名寶一人姓殷名顯這殷顯孤身一口並無家小吃喝嫖賭無所不爲却與懷寶脾氣相合往往二人客幫嫌人設局誑騙弄了錢來也不幹些正經事體不過是胡掄混鬧不三不二的花了其中懷寶又有個毛病處處愛打個小算盤每逢弄了錢來他總要繞着灣子多使個三十五十一百八十的偏偏殷顯又是個哈拉哈張的人這些小算盤上全不理會因此二人甚是相好他們也就拜了把子了懷寶是兄殷顯是弟這懷寶却有個女人陶氏就在這小西橋西北娃娃谷居住自從結拜之後懷寶便將殷顯讓至家中拜了嫂嫂見了叔叔懷陶氏見殷顯爲人雖則謫詐幸銀錢上不甚慳吝他就獻出百般

慇懃的愚哄不多幾日工夫就把個殷顯刮搭上了三個
人便一心一計的過起日子來了可巧的這夜捕魚遇見
倒運的武伯南背了鍾麟坐在他們船上殷顯見了鍾麟
眼中冒火直彷彿見了元寶一般暗暗與懷寶遞了暗號
先用饅頭迷了鍾麟順手將武伯南撥下水去急急趕到
家中懷陶氏迎接進去先用涼水灌了鍾麟然後擺上酒
餚懷寶殷顯對坐懷陶氏打橫兒三八慢慢消飲家中隨
便現成的酒席不多時鍾麟醒來睜眼看見男女三人在
那裡飲酒連忙起來問道我伯南哥在那裡殷顯道給你
買點心去了你姓甚麼鍾麟道我姓鍾名叫鍾麟懷寶道
你在那裡住鍾麟道我在軍山居住殷顯聽了登時唬的

面目焦黃暗暗與懷寶送目叫陶氏哄着鍾麟吃飲食兩個人來至外間殷顯悄悄的道大哥可不好了你纔聽見了他姓鍾在軍山居住不消說了這必是山大王鍾雄兒郎多半是被那人拐帶出來故此他負夜逃走懷寶道賢弟你害怕做甚麼這是老虎隴裡落下來叫狼吃了咱們得了個狼葬兒豈不是大便宜呢明日你我將他好好送入水寨就說負夜捕魚遇見歹人背出世子是我二人把世子救下那人急了跳在河內不知去向因此我二人特將世子送來難道不是一件奇功豈不得一分重賞殷顯搖頭道好不好他那山賊形景翻臉無情儻若他合咱們要那拐帶之人咱們往何處去找呢那時無人他再

說是咱們拐帶的只怕有性命之憂依我說個主意與其
等着鑄鐘莫若打現鐘現成的手到拿銀子何不就把他
背到襄陽王那裡這樣一個銀娃娃似的孩子還怕賣不
出一二百銀子麼就是他賞也賞不了這些懷寶道賢弟
的主意甚是有理殷顯道可有一宗咱們此處却離軍山
甚近若要上襄陽必須要趁這夜靜就起身省得白日招
人眼目懷寶道既如此咱們就走便將陶氏叫出一一告
訴明白陶氏聽說賣娃娃雖則歡喜無奈他二人都去却
又不樂便悄悄兒的將殷顯拉了一把殷顯會意立刻攢
眉擠眼道了不得了不得肚子疼的狠這可怎麼好懷寶
道既是賢弟肚腹疼痛我背了娃娃先走賢弟且歇息等

明日慢慢再去咱們在襄陽會齊兒殷顯故意哼哼道既如此大哥多辛苦辛苦罷懷寶道這有甚麼呢大家飯大家吃說罷進了裡屋對鍾麟道走吓咱們找伯南哥去怎麼他一去了不來了呢轉身將鍾麟背起陶氏跟隨在後送出門外去了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十八回除姦淫錯投大木場 救急困趕奔神樹崗
且說陶氏送他男人去後慙着殷顯笑道你瞧這好不好殷顯笑嘻嘻的道好的你真是個行家我也不願意去樂得的在家陪着你呢陶氏道你既願陪着我你能穀常常兒陪着我麼殷顯道那有何難我正要與你商量如今這宗買賣要成了至少也有一百兩我想有這一百兩銀子

還不穀你我快活的嗎咱們設個法兒遠走高飛如何陶氏道你不用合我含着骨頭露着肉的你既有心我也有意咱們索性把他害了你我做個長久夫妻豈不死心塌地呢世上最狠是婦人心這殷顯已然就陰險了誰知道婦人比他尤甚似這樣的人留在世上何用莫若設法早早兒先扼他們開發了省得令人看至此間生氣閑言少敘兩個狗男女正在說的得意之時只見簾子一掀進來一人伸手將殷顯一提摔倒在地即用褲腰帶細了個結實殷顯還百般哀告求爺爺饒命此時陶氏已然唬的哆嗦在一處那人也將婦人綁了却用那衣襟塞了口方問殷顯道這陳起望却在何處殷顯道陳起望離此有三四

十里那人道從何處而去殷顯道出了此門往東過了小溪橋到了神樹崗往南就可以到了陳起望爺爺若不得去待小人領路那人道既有方向何用你領俺再問你此處却叫甚麼地名殷顯道此處名喚娃娃谷那人笑道怎得你等要賣娃娃原來地名就叫娃娃谷說罷回手扯了一塊衣襟也將殷顯口塞了一手執燈一手提了殷顯到了外間一看見那邊放着一盤石磨將燈放下把殷顯安放在地端起磨來那管死活就壓在殷顯身上回手進屋將婦人提出也就照樣的壓好那人執燈看了一看見那邊桌上放着個酒瓶提起來復進屋內拿大碗斟上酒也不坐下端起來一飲而進見桌上放着菜蔬揀可口的就

大吃起來了你道此人是誰真真令人想擬不到原來正是小俠艾虎自從送了施俊回家探望父母幸喜施老爺施安人俱各安康施老爺問金伯父那裡可許聯姻了施俊道姻雖聯了只是好些原委便將始末情由述了一番又將如何與艾虎結義的話俱各說了施老爺立刻將艾虎請進來相見施老爺雖則失明看不見艾虎施安人却見艾虎雖然年幼英風滿面甚是歡喜施老爺又告訴施俊道你若不來我還叫你回家只因本縣已有考期我已然給你報過名你如今來的正好不日也就要考試了施生聽了正合心意便同艾虎在書房居住遲不多日到了考期之日施生高高中了案首好生歡喜連艾虎也覺高

與本要赴襄陽去無奈施生纔要過了考試或中或不中那時再爲定奪起身艾虎設法兒只得依從每日無事如何閒得住呢施生只好派錦箋跟隨艾虎出外遊玩道小爺不吃酒時還好喝起酒來總是盡醉方休錦箋不知跟着受了多少的怕好容易盼望府考艾虎不肯獨自在家因此隨了主僕到府考試及至揭曉施俊却中了第三名的生員滿心歡喜拜了老師會了同年然後急急回來祭了祖先拜過父母又是親友賀喜應接不暇諸事已畢方商議起身趕赴襄陽俟畢姻之後再行赴京應試因此耽誤日期及至到了襄陽金公已知施生得中歡喜無限便張羅施生與牡丹完婚艾虎這些事他全不管已問明了

師父智化在按院衙門他便別了施俊急急奔到按院那
裡方知白玉堂已死此時盧方已將玉堂骨殖安置妥協
設了靈位俟平定襄陽後再將骨殖送回原籍艾虎到靈
前大哭一場然後恭見大人與公孫先生盧大爺徐三爺
問起義父令師傅來始知俱已上了陳起望了他是生成
的血性如何耐的便別了盧方等不管遠近竟奔陳起望
而來只顧貪趕路程把個道兒走差了原是往西南他却
走到正西越走越遠越走越無人烟自己已也覺乏了便找
了個大樹之下歇息因一時困倦枕了包裹放倒頭便睡
及至一覺睡醒恰好皓月當空亮如白晝自己定了定神
只覺的滿腹咕嚕嚕亂響方想起昨日不曾吃飯一時饑

渴難當又在夜闌人靜之時那裡尋找飲食去呢無奈何
站起身來擇了擇土提了包裹一步捱一步慢慢行來猛
見那邊燈光一晃却是陶氏接進懷殷二人去了艾虎道
好了有了人家就好說了趲行幾步來至跟前却見雙扉
緊閉側耳聽時裡面有人說話艾虎纔待繫口又自忖道
不好半夜三更我孤身一人他們如何肯收留呢且自悄
悄進去看來再做道理將包裹斜繫在背上飛身上牆輕
輕落下來至牕前他就聽了個不亦樂乎後來見懷寶走
了又聽殷顯與陶氏定計要害丈夫不由的氣往上撞因
此將外屋門撬開他便掀簾硬進屋內這纔把狗男女捆
了用石磨壓好他就吆喝起來了酒飯已畢雖不足行頗

可充饑餓燈轉身出來見那男女已然翻了白眼他也不管開門直往正東而來走了多時不見小溪橋心中納悶道那厮說有橋如何不見呢趁月色往北一望見那邊一堆一堆不知何物自己道且到那邊看看那知他又把路走差了若往南來便是小溪橋如今他往北去却是船塢堆木料之所爰虎暗道這是甚麼所在如何有這些木料要他做甚正在納悶只見那邊有個窩鋪燈光明亮爰虎道有窩鋪必有人且自問問連忙來到門前只聽裡面有人道你這人好沒道理好意叫你向火你如何麼我要起衣服來我一個看窩鋪的那裡有數餘衣服呢爰虎輕輕掀起簾縫一看見一人猶如水雞兒一般戰兢兢說道不

是俺合你起魔只因渾身皆濕總然向火也解不過這個
冷來俺打諒你有衣服那怕破的爛的呢只要俺將濕衣
服換下搥一搥再向火俺緩過這口氣來即便還你卽不
是行好呢看窩鋪的道誰耐煩這些你好好的使罷再要
多說時連火也不給你向了攪的我連覺也不得睡這是
從那裡說起艾虎在外面却荅言道你既看窩鋪如何又
要睡覺呢你真睡了俺就偷你說着話密的一聲將蓆簾
掀起看窩鋪的唬了一跳抬頭看時見是個年少之人胸
前斜絆着一個包袱甚是雄壯便問道你是何人夤夜到
此何事艾虎也不荅言一存身將包袱解下打開拿出幾
件衣服來對着那水雞兒一般的人道朋友你把濕衣脫

下來換上這衣服俺有話問你那人連連稱謝急忙脫去
濕衣換了乾衣又與艾虎執手道多謝恩公一片好心請
略坐坐待小可稍爲紓緩卽將衣服奉還艾虎道不打緊
不打緊說着話席地而坐方問道朋友你爲何鬧的渾身
皆濕那人歎口氣道一言難盡實對恩公說小可乃保護
小主人逃難的不想遇見兩個狠心的船戶將小可一篇
撥在水內幸喜小可素習水性好容易奔出清波來至此
處但不知我那小主落何方好不苦也艾虎忙問道你
莫非就是甚麼伯南哥哥麼那人失聲道恩公如何知道
小可的賤名艾虎便將在懷寶家中偷聽的話一五一十
的說了一遍武伯南道如此說來我家小主人有了下落

了儻若被他們賣了那還了得須要急急趕上方好他二人只顧說話不料那看窩鋪的渾身亂抖仿佛他也落在水內一般戰兢兢的就勢兒跪下來道我的頭領武大老爺實是小人瞎眼不知是頭領老爺望乞懷恕說罷連連叩首武伯南道你不要如此咱們原沒見過不知者不做罪俺也不怪你便對艾虎道小可意欲與恩公同去追趕小主不知恩公肯慨允否艾虎道好好俺正要同你去但不知由何處追趕武伯南道從此斜奔東南便是神樹崗那是一條總路再也飛不過去的艾虎道旣如此快走快走只見看窩鋪的端了一碗熱騰騰的水來請頭領老爺喝了趕一趕寒氣武伯南接過來叩了兩口道俺此時

不冷了放下黃沙碗對着艾虎道恩公咱們快走罷二人
立起躬着腰兒出了窩鋪看窩鋪的也就隨了出來武伯
南回頭道那濕衣服暫且放在你這裡改日再看窩鋪
的道頭領老爺放心小人明日曬晾乾了收什好好的即
當送去他二人邁開大步往前奔走此時武伯南方問艾
虎貴姓大名意欲何往艾虎也不隱瞞說了名姓便將如
何要上陳起望尋找義父師父如何貪趕路途迷失路徑
方聽見懷寶家中一切言語因問武伯南你爲何保護
小主私逃武伯南便將如何與鍾太保慶壽如何大王不
見了俺主母惟恐絕了鍾門之後因此叫小可同着族弟
武伯北保護着小姐公子私行逃走不想武伯北天良泯

賊他將我推入山溝幸喜小可背着公子並無傷損從山
溝內奔至小溪橋偏偏的就遇見他娘的懷寶了所以落
在水內艾虎問道你家小姐呢武伯南道已有智統轄迫
趕答救去了艾虎道甚麼智統轄武伯南道此人姓智名
化號稱黑妖狐與我家大王八拜之交還有個共俠歐陽
春人皆稱他爲紫髯伯他三人結義之後歐陽爺管了水
寨智爺便作了統轄艾虎聽了暗暗思忖道這話語之中
大有文章因又問道山寨還有何人武伯南道還有管理
山寨的展熊飛又有個貴客是臥虎溝的沙龍沙員外這
些人俱是我們大王的好朋友艾虎聽至此猛然省悟哈
哈大笑道果然是好朋友這些人俺全認的儘實對你說

了罷俺尋找義父師父就是北俠歐陽命與統轄智爺他
們既都在山寨之內必要答救你家大王脫離苦海這是
一番好心必無歹意儻有不測之時有我艾虎一面承管
你只管放心武伯南連連稱謝他二人說着話兒不知不
覺就到了神樹崗武伯南道恩公暫停貴步小可這裡有
個熟識之家一來打聽打聽小主的下落二來畧歇歇
吃些飲食再走不遲艾虎點頭應道狠好狠好武伯南便
奔到柴扉之下高聲叫道老甘開門來甘媽媽開門來裡
而應道甚麼人叫門來了來了柴門開處出來個店媽媽
這是已故甘豹之妻見了武伯南滿臉陪笑道武大爺一
向少會今日爲何夤夜到此呢武伯南道媽媽快掌燈去

我還有個同人在此呢甘媽媽連忙轉身掌燈這裡武伯南將艾虎讓至上房甘媽媽執燈將艾虎打量一番見他年少軒昂英風滿面便問道此位貴姓武伯南道這是俺的恩公名叫艾虎甘媽媽聽了艾虎二字由不的一愣不覺的順口失聲道怎麼也叫艾虎呢艾虎聽了詫異暗道這婆子失驚有因俺倒要問問纔待開言只聽外面又有人叫道甘媽媽開門來婆子應道來了來了下知叫門者誰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十九回

神樹嶺小俠救幼子 陳起望眾義服英雄

且說甘媽媽剛要轉身武伯南將他拉住悄悄道僕若有入背着個小孩子你可千萬將他留下婆子點頭會意連

忙出來開了柴扉一看誰說不是懷寶呢他因背着鍾麟甚是吃力而且鍾麟一路哭哭喊喊合他要定了伯南哥哥列這懷寶百般的哄誘惟恐他啼哭被人聽見背不動時放下來共着走這鍾麟自幼見嬌生慣養如何晝夜之間走過荒郊曠野呢又是害怕又是啼哭總是要他日南哥哥把個懷寶魔了個吐天哇地又不敢高聲又不敢嚷唬因此耽延了工夫所以武伯南奔虎後動身的倒先到了他先動身的却後到了這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冥冥之中自有道理甘婆道你又幹這營生懷寶道媽媽不要胡說這是我親戚的小廝被人拐去是我將他救下送還他家裡去我是連夜走的乏了在媽媽這裡歇息歇息

天明就走可有地方麼甘婆道上房有客業已歇下現有
宿房閑着你可要安安頓頓的休要招的客人犯疑懷寶
了媽媽說的是說罷將鍾麟背進院來甘婆開了柴扉開
了廂房道我給你們取燈去懷寶來至屋內將鍾麟放下
甘婆掌上了燈只聽鍾麟道這是那裡我不在這裡我要
我的伯南哥哥呢說罷哇的一聲又哭了急的懷寶連忙
悄悄哄道好相公好公子你別哭你伯南哥哥少時就來
你若困了只管睡管保醒了你伯南哥哥就來了真是小
孩子好哄他這句話倒說著了登時重麟張牙欠口打起
哈氣來懷寶道如何我說困了不是連忙將衣服脫下鋪
墊好了鍾麟也是鬧了一夜又搭着哭了幾場此時也真

就乏了歪倒身便呼呼睡去甘婆道老兒你還吃甚麼不
吃懷寶道我不吃甚麼了背着他累了個骨軟筋酥我也
要歇歇兒了求媽媽黎明時就叫我千萬不要過晚了甘
婆道是了我知道了你挺屍罷息了燈轉身出了廂房將
門倒扣好了他悄悄的又來到上房誰知艾虎與武伯南
在上房悄悄靜坐傳耳留神早已聽了個明白先聽見重
麟要伯南哥哥武伯南一時心如刀攪不覺的落下淚來
艾虎連忙擺手悄悄道武兄不要如此他既來到這裡俺
們遇見還怕他飛上天去不成後來又聽見他們睡了更
覺放心只見甘婆笑嘻嘻的進來悄悄道武大爺恭喜果
是那話兒武伯南問道他是誰甘婆道怎麼大爺不認得

他就是懷賢呀認了一個乾兄弟名呼殷顯更是個混張
行子合他女人不乾不淨的三個人搭幫過日子專幹這
些營生大爺恁麼上了他的賊船呢武伯南道俺也是一
時粗心失於檢點復又笑道俺剛脫了他的賊船誰知却
又來到你這賊店這纔是躲一棒槌換一榔頭呢甘婆聽
了也笑道大爺到此婆子如何敢使那把戲兒休要湊趣
兒請問二位還歇息不歇息呢艾虎道我們叔公于要緊
不睡了媽媽這裡可有酒麼甘婆道有有艾虎道如此
狠好媽媽取了酒來安放杯箸還有話請教呢甘婆轉身
去了多時端了酒來艾虎上坐武伯南與甘婆左右相陪
艾虎先飲了三杯方問道適纔媽媽說甚麼也叫艾虎這

話內有因倒要說個明白甘婆道艾爺若不問婆子還要請教呢艾爺可認得歐陽春與智化麼艾虎道北俠是俺義父黑妖狐是俺師傅如何不認得呢甘婆道這又奇了怎麼與前次一樣呢艾爺可有兄弟麼艾虎道俺隻身一人並無手足這是何人冒了俺的名兒請道其詳甘婆便將有主僕二人投店藉四爺爲媒的話滔滔不斷說了一遍艾虎更覺詫異道既有將四爺爲媒此事再也不能外錯這個人却是誰呢真真令人納悶甘婆道納悶不納悶只是我的女兒怎麼樣呢那個艾虎曾說到了陳起望稟明了義父師傅即來納聘至今也無影響這是甚麼事呢說罷點着艾虎武伯南道俺到有個主意那個艾虎既無

影響現放着這個艾爺莫若就許了這個艾爺豈不省事
麼艾虎道武兄這是甚麼說話那有一個女兒許兩家的
道理何況小弟已經定了親呢甘婆聽了又是一愣你道
爲何原來甘婆早已把個艾虎看中了意了他心裡另有
一番意思他道那個艾虎雖然後美未免過于醜陋懦弱
不似這個艾虎英風滿面豪氣怡人是個男子漢樣兒仔
細看來這個艾虎比那個艾虎強多了忽然聽見艾虎說
出已然定了親了打了他的念頭所以爲之一愣半晌發
恨道噯這全是蔣平做事不明無故叫人打這樣悶葫蘆
豈不誤了我女兒的終身麼我若見了病鬼決不依他艾
虎道媽媽不要發恨着急俺們明日就到陳起望蔣四叔

現在那裡媽媽何不寫一信去問問到底是什麼樣也就有個水落石出了如不能寫信俺二人也可以帶個信去覷面問明了或給媽媽寄信來或俺們再到這裡此事也就明白了甘婆道寫信倒容易不瞞二位說女兒筆下頗能待我合他商議去說罷起身去了這裡武伯南便問艾虎道恩公廂房之人咱們是這裡下手還是攔路邀截呢艾虎道這裡不好他原是村店若沾污了以後他的買賣怎麼做呢莫若邀截爲是武伯南笑道恩公還不知道呢這老婆子也是個殺人不展眼的母老虎當初有他男人在世這店內不知殺害了多少呢剛說至此只見甘婆手持書信笑嘻嘻進來說道書已有了就勞動艾爺千萬見

了將四爺當面交付終子這裡着急等回信說罷福了一
福艾爺接過書來揣在懷中也還了一揖甘婆問道廂房
那人怎麼樣武伯南道方纔俺們業已計議艾爺惟恐連
累了你這裡上門工途中邀截去甘婆道也到罷了待我
將他喚醒立時來至廂房開了門對上燈纔待要叫只聽
鍾麟說道我要我伯南哥哥呀却從夢中哭醒懷寶是賊
人膽虛也就驚醒了先喚鍾麟然後穿上衣服將鍾麟背
上給甘婆道了謝說俟回來再補覆罷甘婆道你去你的
罷誰望你的補覆呢但願你這一去永遠別來了我就念
了佛了一壁說一壁開了柴扉送至門外見他由正路而
去甘婆急轉身來至上房道他走的是正路你二位從小

路而去便迎着了武伯南道不勞費心這些路途我都是認得的恩公隨我來武伯南在前艾虎隨後別了甘婆出了柴扇竟奔小路而來二人復又商議叫武伯南搶鍾麟好好保護艾虎却動手了結懷寶說話間已到要路武伯南道不必迎了上去就在此處等他罷不多時只聽鍾麟哭哭啼啼遠遠而來武伯南先迎了去也不揚威也不吶喊惟恐唬着卜主只叫了一聲公子武伯南在此快跟我來懷寶聽了咯登的一聲打了個冷戰見剛要問是誰武伯南已到身後將公子扶住鍾麟哭着說道伯南哥哥你想煞我了一死身早已離了懷寶的背上到了伯南的懷中這惡賊一見說聲不好往前就跑剛要邁步不防膝下

一掃痰涎噴地爬倒塵埃只聽當的一聲脊背上早已
着了一腳懷寶哎喲了一聲已然昏過去了艾虎對着伯
南道武兄抱着公子先走俺好下手收什這厮武伯南也
恐小主管怕便抱着往回裡去了艾虎背後拔刀在手口
說我把你這惡賊一刀斬去懷寶了帳小爺不敢久停將
刀入鞘佩在身邊趕上武伯南一同直奔陳起望而來且
說鍾雄到了五鼓雞鳴時漸漸有些轉動聲息却不醒因
昨日用的酒多了的緣故此時歐陽春沙龍展昭帶領着
丁兆惠蔣平柳青與本家陸彬魯英以及龍濤姚猛等大
家環繞左右惟有黑妖狐智化就在卧榻旁邊靜候這廳
上點的明燈燭燭照如白晝雖有多人一個個鴉雀無聲

又遲了多會忍聽鍾雄啣嚙道口燥得緊快拿茶來早已有人容應仲當將濃濃的溫茶捧到智翁接過來低聲道茶來了鍾雄朦朧二目伏枕而飲又道再喝些仲當急又取來鍾雄照舊飲畢畧定了定神猛然睜開二目看見智化在旁邊坐着便笑道賢弟爲何不安寢方兄昨日酒深不覺的沉沉睡去想是賢弟不放心說着話復又往左右一看見許多英雄環繞心中詫異一骨碌身爬起來看時却不是水寨的書房再一低頭見自家穿着一身漁家服色不覺失声道哎喲這是那裡歐陽春道賢弟不要煩惱我等衆弟兄特請你到此沙龍道此乃陳起望陸賢弟的大廳陸彬向前道草舍不堪駐足有屈大駕鍾雄道你如

何來到這裡此話好不明白智化方慢慢的道大哥事已如此小弟不得不說了我們俱是欽奉聖旨謹遵相諭特爲平定襄陽訪拿奸王趙爵而來若論捉拿奸王易如反掌因有仁兄在內惟恐到了臨期王石俱焚實實不忍故此我等設計投誠水寨費了許多周折方將仁兄請至此處皆因仁兄是個英雄豪傑試問天下至重的莫若君子大丈夫作事焉有棄正道願歸刑黨的道理然而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也是仁兄雄心過豪不肯下氣所以我等畧施詭計將仁兄誑到此地一來爲匡扶社稷並來爲成全朋友三來不愧你我結拜一場此事皆是小弟的主意望乞仁兄恕宥說罷便屈膝跪於牀下展爺帶着衆人誰不

搶先嚕的一聲全都跪了這就是爲朋友的義氣鍾雄見此光景連忙翻身下牀也就跪下說道俺鍾雄有何德能敢勞眾位弟兄的過愛費如此的心機實在擔當不起鍾雄乃一魯夫皆因聞得眾位仁兄賢弟英名貫耳原有些不服氣以爲是恃力欺人不想是重義如山俺鍾雄渺視賢豪真真愧死如今既承眾位弟兄的訓誨若不洗心改悔便非男子眾位仁兄賢弟大家見鍾雄豪爽梗直傾心向善無不歡喜之至彼此一同站起大家再細細談心未知後文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一百二十回安定軍山同歸大道功成湖北別有收緣且說鍾雄聽智化之言恍然大悟又見眾英雄義重如山

欣然向善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也世間君子與小人原是冰炭不同爐的君子可以立小人之隊小人再不能入君子之羣甚麼緣故呢是氣味不能相投品行不能同道卽如鍾離他原是豪傑朋友皆因一時心高氣傲所以差了念頭如今被眾人畧畧規箴登時清濁立辨邪正分明立刻就離了小人之隊入了君子之羣何等暢快何等大方他既說出洗心改悔便是心悅誠服決不是那等反覆小人今日說了明日不算再不然鬧矯強關經濟怎麼沒來由怎麼好那是何等行爲又有一比君子如油小人如水假如一鍋水坐在火上開了時滾上滾下毫無停止比着就是小人胡掄混攪你來我往自稱是正人君子

及至見了君子他又百般的欺侮說人家酸說人家大不
肯容留那知道那君子更不把他們放在眼裡理也不理
善善的躲開由着他們鬧去彷彿一鍋開水滴上一點油
兒那油止于在水的浮皮兒決不淆混那水開的利害了
這油不過往鍋邊一溜兒坐觀成敗而已這是君子可以
立小人之隊若小人入了君子之羣則不然假如一鍋油
雖熱不顯平平無奇正是君子修品立行的高貴處無聲
無臭和藹至甚小人看見以爲可以附和不管好歹飛身
跳入他那知那正氣利害真是如見其肺肝然自己覺得
踟躕不安坐立難定熬煎的受不得了只落得他逃之夭
夭彷彿油已熱了腐了一點兒水這水到了肉兒裏我們

俱是正道油自己賺自己不知是那一道實在的不合羣
兒只得壁哩吧啦一陣混爆連個渣兒皆不容留多咱爆
完了依然一鍋清油照舊的和平寧靜而已所以君子小
人猶如水炭是再不能同爐的如今鍾雄傾心歸服他原
是油止于是未化之油加上衆英雄陶鎔陶鎔將他煨煉
的也成了清油油見油自然混合一處焉有不合式的道
理呢閑話休題再說衆英雄立起身來其中還有二人不
認得及至問明一個是梨花村的雙俠丁兆蕙一個是那
陷空島四義蔣澤長鍾雄也是素日聞名彼此各相見了
此時陸彬早已備下酒筵調開桌椅安放杯箸大家團團
圍住上首是鍾雄左首是歐陽春右首沙龍以下是展昭

蔣平丁兆鵠柳青連龍濤姚猛陸彬魯英共十一籌好漢
陸彬執壺魯英把盞先遞與鍾雄鍾雄笑道怎麼又喝酒
麼劣兄再要醉了又把劣兄弄到那裡去衆人聽了不覺
大笑陸彬笑着道仁兄再要醉了不消說了一定是送回
軍山去了鍾雄一壁笑一壁接酒道承情承情多謝多謝
陸彬挨次斟畢大家就坐鍾雄道話雖如此說俺鍾雄到
底如何到了這裡務要請教智化便將起初展兄與徐三
弟落在塹坑被仁兄拿去是蔣四兄砍斷竹城將徐三弟
救出說至此鍾雄看了蔣四爺一眼暗道這樣瘦弱竟有
如此本領習爺又道皆因仁兄要魚是小弟與丁二弟扮
作漁戶混進水寨纔瞧了招賢榜文鍾雄又慙了丁二爺

一眼暗暗佩服智化又道次是小弟與歐陽春兄進寨投誠那時已知沙大哥被襄陽王拿去因仁兄愛慕沙大哥所以小弟假奔臥虎溝却叫歐陽兄詐說展大哥以及襄陽王將沙大哥要來這全是小弟的計策哄誘仁兄鍾雄連連點頭又問道只是劣兄如何來到此呢智化道皆因仁兄的千秋我等計議一來慶壽二來奉請所以預先叫四弟聘請柳賢弟去因柳賢弟有師傳留下的斷魂香一雄聽至此已然明白暗暗道敢則俺着了此道了不由的又瞧了一瞧柳青智化接着道不料蔣四弟聘請柳賢弟時路上又遇見了龍姚二位小弟因他二位身高力大背負仁兄斷無失閃故此把仁兄請至此地鍾雄道原來

如此但只一件既把劣兄背出來難道就無人盤問麼智化道仁兄忘了麼可記得昨日展大哥穿的服色人人皆知個個看見臨時給仁兄更換穿了口口聲聲展大哥醉了誰又問呢鍾雄聽畢鼓掌大笑道妙吓想的周到做的機密俺鍾雄真是醉裡夢裡這些事俺全然不覺虧了眾仁兄賢弟成全了鍾雄不致叫鍾雄出醜鍾雄敢不佩服能不銘感如今眾位仁兄賢弟歡聚一堂把往事的豪強自雄侮慢英賢不覺的可恥又可笑了眾人見鍾雄自怨自艾悔過自新無不稱羨好漢子好朋友各各快樂非常惟有智化半點不樂鍾雄問道賢弟今日大家歡聚你爲何有些悶悶呢智化半晌道方纔仁兄說小弟想的周到

做的機密那知竟有不周到之處鍾雄問道還有何事不周到呢智化歎道皆因小弟一時忽略忘記知會嫂嫂只當有官兵捕緝立刻將姪兒姪女着人帶領逃走了真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鍾雄聽了此句話驚駭非常忙問道交與何人領去智化道就交與武伯南武伯北了鍾雄聽見交與武氏弟兄心中覺尋安慰點了點頭道還好他二人可以靠得智化道好甚麼是小弟見了嫂嫂之後急忙從山後趕去忽聽山溝之內有人言語問時却是武伯南背負着姪兒落將下去又問明了幸喜他主僕並無損傷仁兄你道他主僕如何落在山溝之內鍾雄道想是夤夜逃走心忙意亂誤落在山溝智化搖頭道那裡是誤落却

是武伯托將他主僕推下去的他便驅着馬上姪女往西
去了鍾雄忽然改變面皮道這厮意欲何爲衆人聽了也
爲之一驚智化道是小弟急急趕去又遇見兩個採藥的
將小弟領去誰知武伯北正在那裡持刀威唬姪女鍾雄
聽至此急的咬牙搓手魯英在旁高声嚷道反了反了龍
濤姚猛早已立起身來智化忙攔道不要如此不要如此
聽我往下講鍾雄道賢弟快說快說智化道偏偏的小弟
手無寸鐵止于揀了幾個石子也是天公照應第一石子
就把那厮打倒趕步搶過刀來連連搥了幾下兩個採藥
人又用藥鋤刨了個不亦樂乎魯英龍濤姚猛哈哈大笑
道好吓這纔爽快呢衆人也就歡喜非常鍾雄臉上顯色

畧爲轉過來智化道彼時姪女已然昏迷過去小弟上前喚醒誰知這廝用馬鞭子將姪女周身抽的已然體無完膚虧得姪女勇烈扎掙乘馬也就來到此處鍾雄道亞男現在此處麼陸彬道現在後面賤內與沙員外兩位姑娘照料着呢鍾雄便不言語了智化道小弟憂愁者正爲不知姪兒下落如何鍾雄道大約武伯南不至負心只好等天亮時再爲打聽便了只是爲小女又叫賢弟受了多少奔波多少驚險劣兄不勝感激之至智化見鍾雄說出此話心內更覺難受惟有盼望鍾麟而已大家也有喝酒的也有喝湯的也有靜坐閑談的不多時天已光亮忽見莊丁進來稟道外面有一位少爺名叫艾虎同着一個姓武

的帶着公子回來了智化聽了這一樂非同小可連聲說道快請快請智化同定陸彬魯英連龍濤姚猛俱各迎了出來只見外面進來了艾虎在前武伯南抱着公子在後艾虎連忙恭見智化智化伸手攙起來道你從何處而來艾虎道特爲尋找你老人家不想遇見武兄救了公子此時武伯南也過來見了先問道統轄老爺俺家小姐怎麼樣了智化道已救回在此鍾麟聽見姐姐也在這裡更喜勦了便下來與智化作揖見禮智化連忙扶住用手拉着鍾麟進了大廳鍾麟一眼就看見爹爹坐在上面不由的跪到跟前哇的一聲哭了鍾祖到此時也就落下幾點英雄淚來了便忙說道不要哭不要哭且到後面看看姐姐

去陸彬過來哄着進內去了此時艾虎已然參見了歐陽春與沙龍北俠指引道此是你鍾叔父過來見了鍾雄連忙問道此位何人北俠道他名艾虎乃劣兄之義子沙大哥之愛婿智賢弟之高徒也鍾雄道莫非常提小俠就是這位賢姪麼好吓真是少年英俊果不虛傳艾虎又與展爺丁二爺蔣四爺一一見了就只柳青姚猛不認得智化也指引了大家歸坐智化便問艾虎如何來到這裡艾虎從保護施俊說起直說到遇見武伯南救了公子殺了懷賢始末原由說了一遍鍾雄聽到後面連忙立起身來過來謝了艾虎此時武伯南從外面進來雙膝跪倒匍匐塵埃口稱小人該死鍾雄見武伯南如此反倒傷起心來長

歎一声道俺待你弟兄猶如子姪一般不料武伯北竟如
此的忘恩負義他已處死俺也不計較了你爲吾兒險些
兒喪了性命如今保全回來不絕俺鍾門之後這全是你
一片忠心所致何罪之有說罷伸手將武伯南拉起眾位
英雄見鍾太保如此各各誇獎說他恩怨分明所行甚是
鍾雄復又嘆一口氣道好叫眾位賢弟得知仔細想來都
是俺鍾雄的罪孽幾幾乎報應在兒女身上若非急早回
頭將來禍幾不測從此打破迷關這身衣服正合心意俺
鍾雄直欲與漁樵過此生了衆人聽鍾雄大有概退之意
纔待要勸只見沙龍將鍾雄拉住道賢弟你我同病相憐
不要如此劣兄若非囚禁你兩個姪女如何也能設來到

此處呢可見人生聚散冥冥中自有道理千萬不要灰了壯志妄打迷關將來是要入魔呢衆人聽了不覺大笑鍾雄也就笑了於是復又入座智化道事不宜遲就叫武頭領急回軍山報與嫂嫂知道好叫嫂嫂放心鍾雄道莫若將賤內悄悄接來劣兄既脫離了苦海還回去做甚智化道仁兄又失於算計了仁兄若不同軍山難免走漏風聲奸王又生別策莫若仁兄仍然佔住軍山按兵不動以觀襄陽的動靜如何再者小弟等也要同回襄陽去便將方山居址說明現有卧虎溝的好漢俱在那裡鍾雄聽了歡喜道旣如此劣兄就派姜鎧保護家小也赴襄陽劣兄一人在此虛守寨柵方無罣礙智化連連稱善依然叫武伯

南先回軍山送信到傍晚鍾雄方纔回去此時艾虎已將媽媽的書信給蔣四爺看了蔣平便將鳳仙情願聯姻的話說了又與歐陽春智化沙龍三門親家說明大家歡喜俱各說道俟回襄陽時就煩姜氏嫂嫂將此事做成就叫玉蘭母女收什收什同赴襄陽方山居住更爲妥當這一日大家歡聚快樂非常文計議定了女眷先行起身就求姜氏夫人帶領着鳳仙秋葵亞男連璘却派姜鐵龍壽姚猛跟隨護送其餘大家隨後起身到了晚間用兩隻大船除了陸彬魯英住家料理所有眾英雄俱到軍山鍾雄見了姜氏悲喜交集說明了緣故卽刻收什細軟乘船到陳起望暗暗起身這裡眾英雄歡聚了兩日告別了鍾太保

也就同赴襄陽去了這便是忠烈俠義傳收終要知羣雄
戰襄陽衆虎遭魔難小俠至陷空島茉莉花村柳家莊三處
飛報信柳家五虎奔襄陽艾虎過山收服三寇柳龍趕路
結拜雙雄盧珍單刀獨闖陣丁蛟丁鳳雙探山小弟兄襄
陽大聚會設計救羣雄直至衆虎豪傑脫離難大家共議
破襄陽設圈套捉拿奸王施妙計掃除衆寇押解奸王夜
趕開封府肅清襄陽郡又敘劍斬襄陽王包公保衆虎小
英雄金殿同封官紫髯伯辭官出家白玉堂靈魂救按院
顏查散奏事封五鼠包太師聞報哭雙俠衆英雄開封太
聚首羣俠義公廳同結拜多少熱鬧節目不能一一盡
述也有不足百回俱在小五義書上便見分明

日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
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
拘無礙青史幾番春夢紅塵多少
奇才不須計較與安
排領取而今現在